



海上舊拍在還界影電  
記小平太  
三鳳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你們這些常看電影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你們這些常看電影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你們這些常看電影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你們這些常看電影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你們這些常看電影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你們這些常看電影

，時常發影評玄論的，請告訴我，

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水嶺在呢？」

「上次我沒有告訴你，是安全期。」

「來不及問了。」

「今明兩天還是安全期。」

「我們聽能去看電影，然後在電影院附近開房。」

「我最重視的是你這位忘年交。」

「是開始行動了。兩點他們分手于李慕蓮的樓下。」

「林太與李慕蓮坐著聊，林太接到汪廷芬不

明天下午兩點，人很精明。(一九七)

「大概是了！可我受不了那

泳比賽，例必得冠軍，當時校

探、爆破場面、溫馨家庭、人情喜劇、社會縮影、

細油茶、生蠔、海鮮、燒鵝、傳媒、

迎，唔知啱乜，票房傳媒

獲，他却孤目自賞，說是他的

獨創，又如最近上畫的西片「虎

膽威龍」，十個有個，有恐怖分子，有

不濟的統統自命為藝術片？」

當然不如如此簡單，但足

香港却有一種現象，就是

「電影不被重視」。

阿爾拔問：「